

雨后山青桂香浓

张霜霜

一场秋雨,梳洗了整个夏天。傍晚的风褪去了温热,转而清凉。这时候,去爬山会一会秋风,再适合不过了!

“好久没爬山了!”女儿念叨。晚饭后,我便带女儿来到山前。暖黄色的灯光镶嵌在一道道牌坊上,勾勒出清晰而又大气的轮廓。穿过两道牌坊,一阵清幽的芳香混着迷蒙的夜色隐隐传来,这香味儿似有若无,羞羞怯怯。

正疑惑时,忽然一阵风吹过,那香气就扑面而来,奔腾地涌入鼻子。“一定是桂花开了!”我不由惊叹。我循着这份越来越浓烈的味道一一仔细检查两旁路灯下的大树,然而调皮的桂树竟好像故意逗我,如何也寻不见它的影子。两侧深处的树林里又被黑暗笼罩着,我只好悻悻而归!

那香气迷人的桂花竟成了我的心头惦记。第二天早晨,我又来到山旁。初秋清新的空气裹着各种鸟儿欢快地

啁啾,使得整个山林显得更加清幽。在白日的映照下,这个小调皮定是无处躲藏,我非得寻到这秋日里“花中第一流”不可!

锁定了搜寻范围,我便随着香气的指引,钻过路旁的大树,拨开茂密的灌木枝条,向树林深处寻去。香甜越来越浓烈,一定就在近处!

惊喜总在转身间。原来它并非紧挨路旁,而是藏在一片低垂的灌木枝丫之后。眼前这两米高的树丛不正是令我一通好找的桂花嘛!我像只被花香吸引的蜜蜂,愈发贪婪地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芬芳。

只见长椭圆形的叶子间,静静地绽放着细碎而密集的花朵,宛如无数颗璀璨的金色星辰,闪烁着柔和的光芒。再细细赏来,或三瓣或四瓣米黄色的花朵里含着比小米粒还小的花蕊,简直像个小娃娃躺在花瓣妈妈的怀里!待我又细

细寻觅,这儿一丛,那儿一簇,三株,五株,淡雅的香气丝丝缕缕地飘逸而出,在空气中荡漾开来,最是秋天大自然赠予的一份礼物啊!

有人说,嗅觉是最私人的记忆。这般熟悉的馥郁桂香瞬间将我拉回曾经的日子。当年大学就读于广西桂林——一座直接以桂花命名的城市。桂林的秋是桂花的独角戏。桂花正盛的那些日子,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温柔的桂花蜜罐里。一阵风吹过,连头发丝儿都沾着花香,像曾经的青春岁月,甜而不腻,香得醉人。

思绪正游离得出神,忽然听得女儿的呼声:“妈妈,原来桂花糕是用这个桂花做的啊,我吃过桂花糕!”女儿激动地手舞足蹈。

“桂花糕?你在哪儿吃过桂花糕啊,我好像不记得曾给你买过啊?”

“我们学校的校长请我们吃的桂

花糕。去年秋天校长教我们传统文化课,正好提到桂花,校长告诉我们下次上课请我们尝桂花糕,这下班上同学可激动了。第二次上课前,我们早早地洗干净手,端正地坐在凳子上,等待校长的到来。校长在每个人面前发一张垫纸,再将桂花糕一分发给我们这些激动的小馋猫们。我迫不及待地将它放到嘴里,又甜又糯,感觉就像把整个秋天的桂花香都吞进了嘴里,那味道棒极了!”

一块桂花糕,已成为孩子最香糯的记忆!是啊,桂花糕是岁月里的甜蜜慰藉,丝丝缕缕的花香在唇齿间流转,诉说着独属于秋的浪漫。

且看桂花落满地,它提醒我们:要珍惜此刻,所有芬芳,都值得被收藏。我弯腰轻轻捡起,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,而这一路呼吸的空气里也都盈满花香了……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夏邑公主在大堂内高高端坐,秦苏蓝率领门下弟子步入大堂参拜。夏邑公主低声道:“罢了,平身吧。”随后起身走向秦苏蓝,道:“刚才君臣之礼已经行过了,现在该我参见秦掌门了。”说完向秦苏蓝倾身一拜。

秦苏蓝急忙托起她的双臂道:“公主使不得。我与令师已有好些日子没有见过面了,她老人家还好吧?”

刘彩奎道:“不瞒秦掌门,我也有好些日子没见过她老人家了。”

秦苏蓝道:“目前我白鹤门大致当前,请公主到后房休息片刻,我安排停当再向你禀报如何?”刘彩奎笑道:“白鹤门与北斗帮之间的事情,你无须瞒我,而且我还要与你白鹤门并肩作战,不知秦掌门是否同意?”

秦苏蓝闻言大喜道:“公主乃是许相师的关门弟子,此役由你来指挥,定稳操胜算,我秦某求之不得。”

刘彩奎摇头道:“此役还是由秦掌门来指挥,我旁听即可。”

秦苏蓝挽着刘彩奎的手道: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来人,在主位旁再加一把椅子。”硕鼠居无定亲自将一把椅子搬到主座旁放下。

秦苏蓝拉着刘彩奎并排坐定,然后命硕鼠居无定汇报战地形势。居无定汇报完毕,秦苏蓝向众人问道:“你们可有其他需要问明的吗?”众人俱回答没有。

秦苏蓝向四下看了看,命令道:“李慕白长老听令!”堂下一个黑胖中年男子起身应道:“属下听令!”

秦苏蓝道:“我命你率领牛、虎、兔三堂堂主及所属门众立即赶往苍松岭,阻住驻守双龙谷的北斗帮徒众,以防他们回援。”

李慕白道:“遵命!属下即刻率众前往。”秦苏蓝瞧向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老者道:“周方长老,我命你率领

龙、蛇二堂堂主及其所属门众,在南方二十里处的长坂坡阻击五彩门的掌门夏可欣及其部属。”周方领命而去。

秦苏蓝道:“林晓、林雪二使以及鼠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六堂堂主即刻随我去围攻八丈客栈。猪堂堂主孙平台带领鼠堂部属及所属门众留守。”

吕思见秦苏蓝已经部署完毕,问道:“敢问月圣前辈,你将我们作何安排?”秦苏蓝笑道:“这是我白鹤门与北斗帮之间的恩怨,你们都是我白鹤门的贵客,怎敢劳烦?诸位在此安心休养,待我们歼灭仇家后再与你们叙话。”吕思道:“我与北斗帮有不共戴天之仇,请月圣前辈允许我随同你们一起出战。”

宗婉儿拉着东方长年起身道:“我们无影双侠也要去,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三寸丁。”

吕思阻止道:“婉儿与东方兄弟留守即可。”

宗婉儿高声道:“瞧不起人吗?打别人不行,揍三寸丁我有的的是力气。”秦苏蓝瞧着宗婉儿和东方长年微笑道:“原来二位是无影双侠,想必是武林后起之秀,失敬失敬!只是你们千万不可轻敌,八丈哥纪威猛位列北斗帮七大长老之一,虽然排名末位,但是他还有一个绰号叫作杀破星,此星在北斗七星中起到的可是先锋官的角色,二位万万不可轻视。”

其实,秦苏蓝从未听说过江湖之中有无影双侠这号人物,但是瞧宗婉儿丝毫不将八丈哥放在眼里的表情,不免高瞧了二人几分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父亲“不在服务区”

乔国山



三姐是下午4点过来的,手里拎着两袋刚出炉的面包,散落一路麦香,进门就问:“爸在家吗?”她随手把面包放在茶几上,摸了摸父亲的茶杯。听我说父亲出门了,她有些诧异,嘴里嘀咕道:“说好下午这时候来探望他的,怎么就没影了呢?”

我拿起手机,拨打父亲的电话,听筒那头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:“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”三姐凑过来问情况咋样,我摇摇头。她皱起眉头有些不信,自己拨了两遍,结果一样。

耄耋之年的父亲,身体硬朗,在家压根待不住。他出门手机一般不离身,偶尔会落在家里,但他都不会走远。手机没电,只会提示“已关机”,“不在服务区”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我脑子里飞速地检索着他经常去的场所——小区广场、路边超市、湿地公园……但没有一处会没信号的。

墙上的石英钟嘀嗒转动着,指针滑过6点,以往这时候他早坐在饭桌前了。三姐在客厅来回踱着步,预设着各种可能:他会不会把公交车方向坐反,越走越远了?会不会在哪下台阶,一脚踩空摔倒了……说得我心里直发慌。

我赶紧下楼,跑到父亲经常下象棋的小区广场,棋牌桌空空荡荡。我又在小区转了一圈,接着去了门口超市,都没寻见父亲,只得返回。刚到楼下,三姐从窗户探出脑袋,急切地问我结果。进了门,我继续一遍又一遍拨打父亲的电话。

接近7点,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响亮而熟悉的咳嗽声,我和三姐几乎同时从椅子上弹起来。“咔嚓”一声门开了,父亲满脸笑意地走进来,像是遇到什么开心事。三姐迎上去,嗔怪起来:“爸,您跑哪去了?电话打不通,急死人了!”“我今天去公园散步,看到高铁了!”父亲擦了擦汗,眼睛眯成一条线。

原来,他下午跟棋友“杀”了几盘象棋后,又逛到湿地公园,竟不知不觉走到护城河大堤上。就在那一瞬间,看到一列高铁跃过河道上的高架桥,他被吸引住了。小城以前没有火车,最近刚开通高铁,他没见过这般速度,多少节车厢还没数得清,列车就奔向远方。于是,他坐在凉亭内,等着一列又一列疾驰而过的高铁,时间如同沙漏般慢慢流淌,他竟浑然不觉。

我拿过父亲的手机检查,看到信号格居然是空的,难怪不在服务区呢。我问他怎么回事,他挠挠头,一拍大腿:“想起来了,下楼时一不小心,手机摔到地上了。”

这时他坐在茶几边,拿起一块面包吃起来。我把手机卡取下重新安装好,信号瞬间满格。

我忽然觉得,护城河畔的这个下午,父亲是留给自己的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,一个只属于他自己和远方的下午。他这辈子没怎么出过远门,当高铁在眼前疾驰而过时,我想他心里也有一列小火车,呼啸着驶向他年轻时想去而未到达的地方。